

閩 泉
部 南
疏 雜
志 志



同治

丁未

年

春

月



泉
南
雜
志

陳懋仁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
堂秘笈及學海類編皆收
有此書寶顏本在先且多
有余廨在別駕以前以下
三則故據以排印

泉南雜志卷上

明 楊李陳懋仁無功著

泉州有浯江郡志云。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余謂江既以晉得名。何當時人文遺事。無一可稱。豈簡冊逸而無徵。卽避地事亦傳聞耶。晉書地理志。武帝太康三年。置晉安郡。統八縣。晉安一也。然則武帝已舉晉名其縣。或不待元帝在建業。而始以晉名其江也。載記。苻堅封慕容垂泉州侯。此泉州乃漢昭帝改燕國爲廣陽郡。統縣十之一。今畿輔瀋縣地。非閩之泉州也。閩泉乃隋文帝以豐州改。今晉江則唐元宗以南安分置。

泉之人文。至唐貞元中。始得歐陽公詹。按唐書。公與韓文公、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是科知貢舉陸宣公也。自公之後。名賢繩繩。逮我明文章德業之盛。不特凌往代已也。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落成。公自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紮址於淵。灑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

民莫不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實、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譙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記所作。勒於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擅美如此。又聞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聲時與江濤競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繫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公云。廿一日酉時爲之。今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巖曰。豈其駕長江之洪流。馮虛以構。實其役有足駭人者。昧者驚焉。而言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興事起利。人樂其成。而賴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又宋釋太初謂前記多三字。至今傳其言也。盤光橋自洛陽橋東接鳳嶼。嶼在江中央。上多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貲作石橋。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此蔡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蓋以人重也。雖然。貴賤異等。若道詢一行腳耳。無藉勢位。而功力過之。則其名胡可泯泯。且洛陽橋尙有百五十三字之記。此獨無之。意當時道詢不欲居其功。以垂後名耶。抑本有記而歲遠湮廢也。

淳化間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樞馬驚怖。發之卽是帖也。故泉州名其帖曰馬蹄真跡。余按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氏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於族。祕匿不返。至於構訟。於是各齟木刻足。

之分爲兩部。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其寶之。甚爲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攷泉州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郎。封永春縣開國男。卒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摹乃莊夏也。

泉州察院堂左有宋太宗戒石銘碑。乃黃山谷作壁窠大書。其下有高宗行書跋語云。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爲守爲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跋後有一伍字。乃高宗御押也。又其下有楷書呂頤浩題疏云。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文以撫之。是時字刻五民赤子。新去湯火。哀矜刻乃發大訓。

垂諸庭石。如雲漢在天。爲光昭回。其施在下。則爲露爲雨。民涵斯澤。豈其有極。而吏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愛民。規撫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焉。嗚呼。此盛德大業之本。豈特讀正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才駑。不足以佐萬分。而知贊且勵。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茲。賜也。謹昧死書於左方。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荆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庚。左通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字刻二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臣呂頤

字剡一

謹題按是銘非太宗御製也四川通志

孟昶著官箴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五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

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太宗第取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爾俸爾

祿民膏民脂四句移後二句居前以爲銘便自簡當意完而無累溢之氣

又有高宗御書藉田碑云朕惟兵興已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

耕藉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與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

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其下有小楷書

牒云泉州紹興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準行在尙書禮部符準屯田關四月八日準紹興十六年四月六

日敕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欲望聖慈勅令郡邑以近降御筆藉田手詔模刻立石於聽事所如戒

石之銘俾朝夕省觀罔敢墜失庶有以廣聖志承天庥蒙屢豐年興嗣歲之應天下幸甚取進止四月

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牒州施行本州今恭奉旨模刻立石於聽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口日

立左從政郎司法參軍權察推臣曾汪右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余麟右承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

賜緋魚袋臣方周弼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臣王鑄右承議郎

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習左朝散大夫知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此碑在戒石銘碑之右石俱精瑩燦燦有神氣

衛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枝上有纏纏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參天枝葉蔭可三十餘丈相傳韓少卿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烟霧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椰香

德化縣白堊卽今市中博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產程寺後山中穴而伐之縋而出之確極細滑淘去石渣飛澄數過傾石井中以澆其水乃磚填爲器石爲洪鈞足推而轉之薄則苦窳厚則銛裂土性然也初似貴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謂開鑿時其下多藏白瓷恐傷地脈復掩之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羣飛近沙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瘁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

泉郡荔枝雖鬱爲林麓然不若福興兩郡之盛絳囊翠葉明秀可愛蔡端明所謂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誠哉荔枝四十種垂五百餘年品目雖存漫不可

據今惟五月熟者曰火山肉薄而酸六月熟者曰早紅曰桂林曰白蜜曰狀元紅曰金鍾俱稱佳品七月熟者味甘酸曰山荔枝獨渴補髓多啖無傷韓偓荔枝詩云封開玉籠雞冠濕葉襯金盤鶴頂鮮想得佳人微啓齒翠釵先取一雙懸又巧裁霞片裏神漿崖蜜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液

舊羅龔[△]可謂形容之妙矣。蔡端明曰：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還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陶之比，世譏其鑿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家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萃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濱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殖，而又道理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荔枝才已，龍眼始行，殼黃瓢白，核壯肉薄。本草謂之荔枝奴，信然。蓋荔枝飽啖之餘，不堪咀嚼，如膏粱子，居常醜臞，一旦家落，鋪薄糜便不適口。

紅柑、福橘之次者也。橄欖青澁，能消酒止渴，藥性賦所謂泉州橄欖能消酒是矣。本草一名諫果，謂其始苦澁而回甘，猶忠言逆耳，世亂乃思之也。其俗取與子薑和核搗碎，醋拌充蔬。

甘蔗幹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爲稻利薄，庶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給於浙直海販。蒞茲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惠後甚溥。

清源山茶，青翠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山茶，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產不若清源之多也。閩地氣暖，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

紅梅百葉，一花三子，曰品字梅，紫梗疎條，非復霜皮鐵幹可偶。

芙蓉有產於山者，余廨後手插一枝，未半載，扶疎出牆，名曰木芙蓉，花最繁盛，不下數百，大如甌，其色有朝紅暮白者，此則粉紅一色耳。

九節蘭花易植，不若吳中所欽，靜宇中雖若棋列，亦不甚香。

余廨東所植茉莉，其高及檐，嘗於暑夜設木榻坐其下，清芬郁烈，可沾眉髮。其地易生，如吳中插槿也。按本草時珍曰：「穠含草木狀，作末利，洛陽名園記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番語，無正字，隨人意會而已。」末利原出波斯國，移植南海，其性畏寒，不宜中土，弱莖繁枝，綠葉圓尖，初夏開小白花，重瓣無蕊，花皆夜開，丹鉛總錄曰：「晉書：都人簪柰花，卽今末利花也。」

西施舌，殼似蛤而長，外色若水蚌殼，內色如孔翠，肉白似乳，形酷肖舌，闊約大指長及二寸，味極鮮美，無

可與方。舌本有數肉條如鬚。然是其飲處。

北方謂泥磚曰土坯。晉江有介屬。亦曰土坯。綠殼白尾。其旁有毛草魚。清脆頗險諸肴。然其形酷似病痘。小兒臂指所切。不堪寓目。

龍虱如牛糞上蟲。似黑而薄。劈食之。小有風味。

鱉魚。碧血海中介魚也。似蟹足十有二。長六七寸。漁者醃其肉。居人以其殼作水杓。穆天子傳。黑羊白血。以鱉況之。則亦可信。

蝦。有長一二尺者。名龍蝦。肉實有味。人家掏空其殼。如船燈掛佛前。

鬪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鬪。人家盜畜之。俗呼爲丁斑魚。張世南遊宦紀聞云。三山溪中產小魚。里中兒聚之。角勝爲博戲。信然。

牡蠣。麗石而生。肉各爲房。剖房取肉。故曰蠣房。泉無石灰。燒蠣爲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蚶。大而肥。鮮美特異。海物志名天爵。爾雅名魁陸。本草名瓦礫子。雜俎云。鼎俎之味有蚶醬。

鼈。一名石鱗肉。紫斑如纈錦。生溪澗高潔處。其大如雞。得亦不易。厥俗兼皮食之。有見餉者。余令人縱之野中。左右瞪睅不轉曰。此難得之珍味也。

泉州海錯品類最多。余嘗欲就其所見。記錄一帙。以廣好事。會奔命未遑也。五代陳致雍作記。謂雍家於晉安。目觀海族日有多品。而考其名實不同者。則華人之言異也。是故荒餘之產。職方不入。郭璞未詳。

張華不載。沈瑩臨海記。顏之推稽聖賦。崔豹古今注。交州異物紀。嶺表錄異。山海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集在此卷。就其方言而正之。曰海物異名記。

泉南富家。田不過五頃至十頃。極矣。爲山多而巨姓繁耳。土人藏穀不藏米。爲易蛀也。又米多石屑。米戶應官。簸颺數四。非經旬不得。甚而婦女手擇之。余每齧石屑。則默然勿令知。不欲難其所難也。

造白沙糖。法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白。劈鴨卵攪之。使渣滓上浮。按老學庵筆記云。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茂德乃宋勅局勘定官。余郡人也。

蟻有數種。能螫人。廚中饌案。以四木桶盛水。灌案脚於中。夏雨夜入臥床。雖帷帳周密。俱所不免。多至一二升。最爲寢食之害。蓋蟻爲濕熱相蒸所致。故居宇須疏風放水。稍亦可除。白蟻尤能運土蝕木。令棟易撓。

乾清坤甯二宮告成。需石陳設。滇中以奇石四十八塊製皆佳名。標奇以進。時歲己亥三月。余給事水衡。目覽手抄。附列篇左。

春雲出谷 泰山喬嶽 神龍雲雨 天地交泰 各六五 玉韞山光 大五 河洛獻瑞 玄嶂雲收 江漢

朝宗 奇峯疊出 海山朝旭 各六四 錦雲碧漢 虹臨華渚 雪溪春水 羣峯獻秀 麟趾呈祥

龍翔鳳舞 各六四 一碧萬頃 雪巖春霽 雲霞海曙 各六三 萬山春曉 春山烟雨 百川霖雨 各六三 溪山

烟竈大三尺一寸 壽山福海 雲漢麗天各大三尺六寸 湖光山色 函關紫氣 春山烟雨 卿雲絢彩 雲霞海

曙 雲霞出海各大三尺五分 龍飛碧漢各大三尺八寸 山水人物 屏石八塊 山川出雲各大三尺九寸五分 烟波春曉大三尺四寸 白

雪春融大三尺三寸 雲龍出海 槎泛斗牛各大三尺五寸 春雲出谷 海晏河清 振衣千仞各大三尺九寸

太守東山張公檄余盤德化縣倉穀。盤少正額一千八百一石。查出不入冊穀價銀二百九十三兩五錢。又司李李公檄余盤府倉穀。盤少正額四百九十八石。夫各處倉穀缺額者多矣。查盤止取倉收文具耳。未有倒厰籌較。報欠數多如今日者。有之自兩公所命。而余實始之。蓋泉庾所儲晚稻也。多擊則穀破。少擊則芒留。兩者皆可引蛀。況漸以積之。最易爲末。倉蠹藉口。甚有侵漁。安得出陳易貯早稻。使民髓不爲消竭也。

東山公蒞泉甫五月。以簡惠得士民心。去郡日。號泣遮留者數千人。徒步會城。乞留不遂。先是有吏欲自潤。假公旨令。追未完贖鏹補庫。余疑非公意。密白之公。公駭曰。貧百姓愛我如此。我反累之耶。微公言。幾爲奸吏所蔽。公亟示獨之。

泉俗最重堪輿。雖以己地營葬。鄰家必嚴不相容。一日有宦裔黃生。乞地於東山公。公以其狀屬余曰。黃司農昔在南曹司帑。棄千金而不取。致死無以爲殮。今櫬歸四年。猶貧無葬地。清官安可爲乎。所乞二山果閒曠。或天留以埋玉。未可知也。該司躬蒞一勘。庶賢大夫有馬鬣。亦有司表墓之遺思也。余往勸

所乞之山緊迫三墳適雷其上三氏子孫所必爭非寢丘可比且巖阿峻折靈輓有崎嶇之危若臨穴
關沮英魄虛入土之安要須無競始利窀穸公然余言黃亦亟止少焉三氏之族百許人轟闐余解余
出成案視之乃謝而退

泉之東門外有官山周數里爲貧家葬瓦棺處葬如棋布無着脚地然而科第標木森立其間往往有之
此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脈者耶良由祖父無產可營於德無損子孫憑藉雖少外墓自絕惟知讀書自
立故耳又聞之巨室至十餘年未葬其親者以爲難得善地旣葬而子孫日見式微此豈當時不重堪
輿不邀地脈者耶亦由祖父居積豐饒豆瓜自種子孫多財益過不復好修外覲相仍故耳余故曰能
盡天理則地脈可邀泉山之標作善之報也

安溪縣伐一巨木充冊封琉球海船桅木藩臬檄余覆勘其實甚重余以民尺量長十丈一尺六寸頭圍
一丈一尺至八丈五尺處圍三尺七寸九丈處圍二尺九寸復以官尺較定若於內斲去浮皮爲數益
窄蓋桅尾不及三尺而望斗之下必連鑿數孔以繫桅挂風帆緯繚所繫甚重不知幾千鈞能任與否
請從定式已而聞用寧化一木其必大於此者先是安溪山中出一大木運至漳界一蹙而斷余意必
病木木理不堅致之耳不然千年巨材豈一蹙可斷天若不令苟全于陸以貽危海上也者國命非常
故木神效職如此

泉城火燭盛行市販苦于資養向緣法不究弊雖禁弗戢當事者謂坐舉須臾而不知燭銀在罐炙手難

獲適生指奪厲階耳。余乃辨傾紋傾燭兩種。盜罐迥然各異。傾紋銀者直出。繡色而乾。傾燭銀者光潤。

帶黃而濕。取罐比查。奸可立見。議出而人芟機種。積尙頗革。

火爐低假銀也。

鷺鷥洲。本海沙漲出。因莖戶欺隱。沒爲學田。民佃輸賦。以資膏燭。頗爲有力所侵。幾致激變。監司檄余監穫。以綏農人。因思不日歸耕。如淵明于下溲田舍穫釋鑣詠歌。愴然自適。無復作風塵面目。看人眉頰也。

德化九仙山有瀑布泉。自雲際下。宋主薄柳驥詩。有天插一泉聲漱玉。地高六月夜凝霜之句。

余癖西甚饒隙地。綜事之暇。蓬首散帶。率童僕種蔬於中。所茹有餘。尙可分給貧隸。息力樹下。見清源山縈烟斜照中。如湘中別記。所謂碧紗籠罩翠微蔚爲佳境。因念我家仲子攜妻灌園。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時。於此俱可想見。顧余事官軼掌。委形跼蹐。然而時得二趣者。聊欲覓閒情於勞鹿。簡清事於塵汗耳。

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許。高數千仞。未至絕巘數百武。有泉自石罅流出。積於砥石凹處。甘冽獨勝他泉。好事者攀躋汲之。冬夏不減。其東有妙覺巖。石上刻第一山。是米元章行書。

南臺峭拔摩空。在清源山之右。臺南有砥石。嘉靖十三年。譚鎧以鄉舉司李泉州。建思樂亭於其上。鎧有惠政。善聲律。樂於山水間。戶部侍郎顧珀爲之記。泉志。鎧爲崇德人。吾郡志爲桐鄉人。

遂昌雜錄言。慧光庵尼無著。爲張循王九世女孫。以陋故不嫁。而挾嫁資。故優裕。清源文獻姓氏。言尼無

著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爲丞相蘇頌女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余按二說不同因攷蘇頌爲泉州同安人移徙潤州相哲宗龍圖閣學士紳之子也紳葬丹陽遂居焉丹陽去平江不遠則無著爲頌之女厭世無疑非陋而挾貴者不然王公貴家女苟非有道安肯以陋自退無著嘗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機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履素遺榮清空可誦挾貴者無此言

唐設泉州錄事參軍事一人掌政違失洩符印司功參軍事一人掌租調官廨庖廚倉庫司戶參軍事二人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逋負良賤芻蕘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弟司田參軍事一人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田司兵參軍事一人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鑰軍防烽堠傳驛田獵司法參軍事二人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賊賄沒入司士參軍事一人掌津梁舟車宅舍工藝參軍事四掌出使導贊宋設諸曹錄事參軍一員掌州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司戶參軍一員掌戶籍賦役倉庫納受司法參軍一員掌議法斷刑司理參軍一員掌獄訟鞠勘之事元則以推官二員專治刑獄而以諸參軍爲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明因之經歷掌文書出入知事佐經歷理司事照磨主磨勘照刷設檢校佐照磨理所事而權日以微提控案牘則又屬之藩司矣

泉志言宋眞覺大師名添志姓陳氏永春人故通直城伯兄也初住南安雲華巖後遊京師元祐元年奉陳太后懿旨詔入內祝遂事王壽勅賜衲袈裟金環繼鈎哲宗御書云遂寧王陳美人願福壽延長施